

精英图片
X.iron



This side in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香港制造——梦十年

魏君子 苹果猪 等 / 著

CAUTION

- This video cassette tape cannot be used upside down
- Break the tab on the rear side of the cassette to prevent accidental erasure of pre-recorded material

香港製造十年



郑州大学 *0401076928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制造:一梦十年/魏君子等著.--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09-6498-9

I. ①香… II. ①魏… III. ①电影评论—香港—现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J905.2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3972号

香港制造:一梦十年

出版人 胡振泰

作者 魏君子 苹果猪 等

选题策划 任非

责任编辑 常浩

装帧设计 唐旭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1月第2次印刷

规格 32开(880×1230毫米)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9

定价 28.00元

A Side 香港制造

算起来，那部令你伤感的电影，已经是20世纪的东西了。在这个飞一般将过去遗忘的世界，20世纪的事情仿佛已很遥远。即使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也不会知道，在你因成熟而麻木的外表之下，在你习惯了随波逐流的躯壳里，在你经历了太多劳有所获的日子从而变得更加容易满足的心中，还有一个影子在晃动。

寄一封给港片的不完全情书	6
你看你看老了的脸	19
进化，从背对时尚开始	22
在电影里追忆爱情	33
爱在录像厅的日子	40
包围大学的录像厅	46
人不猥琐枉少年	52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三级	58
粗口和火柴杆，证明《英雄本色》	69
独得我，天荒地老——《半支烟》	73
流氓和文艺青年为什么热爱《喋血双雄》	78
我只是普通的张树海	83
再见《甜蜜蜜》	87
借游达志一晚	94
徐克恩仇录	99
吴宇森VS徐克——江湖相忘十五载	114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126
白天不懂夜的黑	132
看，梁朝伟的眼睛在说话	137
羞答答的鼻孔静悄悄地挖	140
十年桃花祭——破解王家卫密码	145
讲出身数来历——聊聊香港电影导演的师承渊源	158
枪火中的江湖梦	166
鸡毛鸭血糖醋江湖	178
江湖浪子	191
今夜，有混蛋沉没于江湖	196

B Side 一梦十年

那种友情建立在一种精神上的彼此认同：比如对朋友是应该讲义气的，对爱情应该是忠贞不贰的，对理想应该是奋不顾身的，对生活应该是充满热情的，对困难应该是充满智慧的，对灰暗应该是充满调侃的……而这些都能在香港电影中找到痕迹，却未必能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被我们一一感知。

谁人知，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儿	208
被偷去的时光	216
盗梦十八年——录像厅小弟港片情怀录	225
爱在“香港制造”的日子里	233
我可不可以跳着说啊	244
港片记忆	249
好多年	255
我来自“香港制造”	262
友情岁月	268
忽然便欲十年	277
编后记	286

有梦想，就会有希望

我刚拍完电影《大魔术师》回到香港，就被荣超和魏君子骗到尖沙咀。我带他们去一间名叫“Ned kelly's last stand”的酒吧，刚一坐定，这两个家伙就缠着我让我给他们这本名为《香港制造：一梦十年》的书作序。说实话，我真不知该怎么下笔。

大概五六年前，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从事媒体行业，我们的相识源于访问。当时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关于香港电影的故事。后来得知他们都结识于一个叫做“香港制造”的网络论坛（BBS）。一群港片的死忠拥趸聚集在那里讨论港片，其中一些人进入了媒体，比如魏君子和荣超，他们对港产片的了解，使得我们做起访问来，会感觉与面对香港媒体稍有不同。比起港媒，他们似乎更喜欢挖掘“旧事”，而不是“新闻”，他们将这种行为称为“情意结”。

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这一“情意结”只是时代的产物，源于他们年轻时生活在较为封闭的世界里，对未知的外界充满好奇。他们都是在内陆流行的录像厅接触到港片的，从而大开眼界。这种青春时期的美好回忆植根于他们的脑海，以至于成年后亦不能自拔。

反观与他们同龄的香港人，他们因早已对身边的港片习以为常，又同时接触到各种资讯及影片，所以很少有这帮内地拥趸们的这种“情意结”。较为后辈的电影从业者没有这层“包袱”，便与

早前的港片无太多血缘关系。反倒是内地这帮“拥趸”，或兜兜转转，或执迷不悟，歪打误撞地与港片藕断丝连。我后来见到荣超，他已经成为一名与港片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从业人员，而魏君子则常常会在各种有香港影人的场合上出现，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还在继续编织着他们的“情意结”。

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渐渐消退，他们的热情也将会逐渐冷却。我希望他们不仅仅是惦记那些于我们而言已经模糊的往事，更能够与时俱进，从港产片的精华中吸取养分，结合他们积累的见识，能有更多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成就。

这本书是关于他们青春的回忆，那些青涩的文字看上去充满了对港产片的热情，这热情经过了十年依然在他们略显疲惫的神态中时常闪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梦”吧。

或许，有梦想，就会有希望。

尔冬升 于 2011年6月22日

导读

魏海军（魏君子）

2001年6月，我开始上网。先在新浪影行天下论坛认识了冷笑对刀锋、要命的小邪（小邢）、李祥瑞，然后转战搜狐论坛，2002年4月8日，在网易开办了“香港制造”论坛，成为内地港片迷聚集地。时至今日，我们这批人由虚拟的网友成为了现实中的“朋党”。网络无痕（王家传）在腾讯网掌管电影频道，苹果猪（荣超）则已成为博纳影业的策划总监，其他多数也都混迹在媒体或者电影界，十年一梦，不免“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出版于2003年的《香港制造》是我们这批港片迷的论坛文章集锦，在某种程度上，对香港电影在内地的普及起到一定作用。今年本书编辑找到我，想出该书的纪念版，一问才知，她当年也曾“卧底”在“香港制造”，有共同的情意结在的。的确，《香港制造》是我们青春的印记，是初出茅庐年代痴迷港片的见证，回首当年的文字、观点、角度，或许幼稚可笑甚至卖弄，但那股现在看来傻傻的激情、执拗，却是如今的我们所缺乏和为之汗颜的。

感谢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将纪念版《香港制造：一梦十年》做成一本录像带的样子，十分契合我们的录像厅情结，内容也顺理成章分为Side A和Side B。A辑是精选“香港制造”论

坛的经典旧帖，保留原汁原味的傻与痴。B辑是我们重新撰写的“十年回首”新篇，重在风云变幻后的感悟和经历。这本书，当然对“香港制造”的“我们”意义非常，如果广大读者也能从中得到些许乐趣，就更是我们的荣幸了。

最后感谢徐克导演题写书名，尔冬升导演作序，陈可辛、陈嘉上、王晶、甄子丹、吴镇宇推荐，韩大刀、应声虫统筹，下一个十年，我们再会。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VHS tape. The tap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The top half of the tape is visible, showing the clear window where the tape reels are located. The text "A Side" is overlaid in a large, white, sans-serif font across the top half of the tape. The bottom half of the tape is mostly obscured by a dark, semi-transparent horizontal band that contain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香港制造".

A Side

香港制造

寄一封给港片的不完全情书

文/ 叶航（江南偏南）

你只有忘得了那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爱恋，那一个个曾经爱过的女孩（男孩），才能忘得了那些陪你一起走过、一起唱过、一起笑过、一起哭过的香港电影。

——题记

—

人的一生可能很长可能很短，这些自然是命运，但总有一些你可以自己掌控自己主宰的东西，比如说——爱。如果你没有爱过，那么，请你不要再往下看，因为下面的将全部是谎言，是妄语，是一点都不美丽的废话。如果你爱过，即使爱已不再温暖，至少还有我还有这些字来一起陪你，陪你回到过去或飞往未来。

我很庆幸，曾经爱过，现在爱着，将来也将一直爱下去，直到生命终点。爱唱爱跳爱写，爱看电影爱追女孩。一样的爱却也有着不一样的爱法。而电影和爱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电影不需要你只爱她一个。电影，她比蓝天大海还宽容。

我不讳言自己一样爱着好莱坞，爱着商业片，爱着费里尼，爱着文艺片。但这有关系吗？我一样可以对着香港

电影大声地说：“我爱你！”就像星爷对着大海说：“努力，奋斗！”

即使有人说香港是块弹丸之地，没有培育伯格曼与戈达尔这样超级电影大师的沃土，即使有人说香港电影现在越来越没有个性，越来越趋向同类，我也没有理由不爱香港电影。理由只需要一个——她和我一起成长。和我现在长大了成熟了也不会忘记老妈拉着我的手去隔壁的小店吃豆腐脑一样，对港片，有记忆在她的身上，锁在我的心底。

请不要小看“记忆”两个字。

有不少朋友对我说，即使后来再拍多少遍《射雕英雄传》，心中的那个黄日华翁美玲的无线版《射雕英雄传》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山，是最美。但怎么能排斥科技的不断进步和资金的日益富裕？或许，是因为我们没法儿排斥记忆的重量。

是的，记忆，特别是和你自身有关的记忆是有分量的，它可以用心这杆秤去称、去量。

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的分量，掂一掂，我的又有几斤几两？



二

我在黑社会的日子？抱歉，那只是我看过的一部电影而不是真实的我。我没生活在山鸡、陈浩南生活的那个铜锣湾，所以我只能说“我在录像厅的日子”。我知道，这个主题已经有N多人说过了，但我一直觉得，即使是同一间录像厅，因为故事和记忆的不同，大多也是一人有一个录像厅。而我的，似乎还没说过。

和周围的朋友一样，我的那段黄金时代也是从中学时期开始的。门票当然不是阿尔帕西诺的“两毛五”，但也不贵，反正我不喜欢吃零食，零花钱足够我在那里猫上一整天。

看得太多太杂，所以关于电影我就不说了，我只想谈一段关于一张海报的记忆。那是一张电影《东方不败》的海报，那时放片的老板为了招揽我这样的孩子就将海报贴在售票口外面的黑板上。

迷上林青霞，不是因为《滚滚红尘》，不是因为《梦中人》，不是因为《白发魔女传》，而是因为这部据说是开创新武侠电影天地的《东方不败》。黑木崖，东方不败被众人合力打落，慢镜头，白衣带血，飘飘摇摇，断了线似的下坠，还带着我的心一起往下落。令狐冲抓住她的衣袂，问：“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的是不是你？”“我不会说，我要让你记住我一辈子。”



啊，我中毒了。中了台词的毒，中了演员的毒，中了电影的毒。我去向老板恳求把那张电影海报送给我。但老板说：给了你我贴什么？没人看怎么办？我好说歹说他都死不让步。最后，我只好走了。

我一定要，是的。就像《英雄本色》中小马说“我失去的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就像《九品芝麻官》里包龙心一定要平反冤案。我想带走这张当时已经上升为一种图腾的海报，很坚定，没有丝毫怀疑。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翻进围墙，轻轻地把海报揭走了，或者说是偷。可我没走开，就坐在围墙上，直到老板出来，看到黑板上空空的，露出愕然的样子我才傻傻地笑着跳下，跑远。

现在买本电影杂志肯定会送张海报，但只有这张我不会送人，因为第一次？因为那时我正好初恋，但那是对电影还是女孩，我不知道，真的。但我知道，那海报上面赫然敲着一个硕大的钢印，一个关于青春记忆的钢印，四溢着雄性荷尔蒙，那是我的。

告别中学时代多年以后，看到了那部《心动》。相似的年纪相同的心境，就连那倚在墙边打KISS的姿势也是那般眼熟。对一个事物的迷恋好奇执著，同浩君对飞机对小柔，同我对电影对东方不败，应该也是如出一辙的吧？

三

离家去读大学了，录像厅无疑是学院路最多的特产。我常去的那家就在学校拐角不远的地方（可惜现在已经拆了，变成了气派的连锁超市，人头依然攒动，但早已不熟悉）。在这里看过1998法兰西之夜，看过2000年欧洲杯，但作为一种像洗脸刷牙一般的生活习惯，看的还是电影。老电影、新电影，重温

新看，那时最廉价、最富裕的就是时间。象牙塔里有白发的先生，当然也有不少漂亮的女生。所以和女生一起看电影是中学时没有的一种嬗变，有快乐有哀愁，有付出也有得到。

一个物化的地方，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的痕迹，那便是没有生命的。关于那个录像厅，记忆最深处的那笔，同样关于他人，关于爱情。

那夜，有人说相声；那夜，有人说分手。

“如果你受伤了，流血了。那么去找个你最熟悉的地方待着吧，那会好受点。因为在那里你不会再觉得有距离的问题。”——距离，我也知道，歌词说：你问我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把答案抛向蓝天之外直达你怀里。

我受伤了，想都不想，就跑去了那个录像厅。但录像厅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地。熟悉的嗑瓜子声，熟悉的香烟味，熟悉的汗酸气，熟悉的门帘被拉起时不满的喧闹声以及到了换碟时“老板换片”的叫嚷，但伸出右手去，触及的是冰冷的木椅，不再是有体温的她的左手。一伸手就变成了世界上遥不可及的距离。

问问自己，那时我和电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是零距离吗？

哦，零距离，那夜，我坐了一晚，却什么镜头都没看清，长大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电影放完了，走出空气已经很混浊的房间，我看到外面的黑板上写着《喋血街头》、《玻璃之城》、《真假威龙》。这些就是刚才放的而我却不知道的电影。街道很湿，头班车刚载着几个人上路，小贩开始卖早点。而我，开始结束头涨，开始想明天回来把这几部再看了，现在回去——压着现实的枕头睡个觉。

当爱已不再温暖，录像厅给我一个怀抱，一份熟稔。如果全世界也可以失去，至少还有你。

· 怀念，《纵横四海》中的红色跑车，《半支烟》中的斑斓文身，《国产凌凌漆》中的金枪客……

怀念这些，是因为怀念陪我到天明的录像厅。

四

后来开始上网，学着码字，并总算等到了用码字换来的钱买了台VCD机的那一天。我才发现，其实拥有机子的那刻只是不断付出的开始，而且是很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零星开始。淘片，那才是等待着我的痛并快乐的生活。看到好的片子不买下，感觉就像看到心仪的女孩不上去搭讪一样——这个比喻有点恶俗，但我想说的是，当你袋子里没米了，可你的脚还是不听使唤地步入碟片店，那么这种感觉真的很难用只言片语来形容，犹豫徘徊是最多最常见的心理状态。

一天，我见到有刻录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卖，老板要价太高，当时进出几次后还是没买下，心想等等吧，过段时间就不会是新鲜片种了，应该会降价。但我出门还没打开车锁的时候，一个有点发福的中年男人，毫不犹豫地拿出50元买走了那张片子。突然之间，我后悔了，后悔得要死。我想我是应该买下的，但我想都没想要去和那个男子说，能不能转让给我，看他那一点都不在乎钱的样子，我有什么资本让他转让？价值的天平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物质量化，而要命的是，往往总是忘了加上感情。

不过，我现在是有这部片子的，而且看了很多遍。因为得之不易，它成了我不外借片子中的一部。这像黎小军和李翘多年以后重逢的桥段投射在我身上。我在外地偶遇这片子的时候没问多少钱，问的是“老板，这卖吗”，让老板以为我有病。

或许是相思成灾了。

再后来，从VCD升级为了DVD，不喜欢洗衣服的我竟然不反对洗片。但我很少洗香港片。那些我陆陆续续从碟片店淘回来的老片，上面一定会有我的汗渍，以及我曾经的温度。从拿回来第一次播放时盘面光可鉴人到一次次读过后划痕累累，我的年轮与它的生命线契合，我的喜好在它的伤病簿上记载，不规则但很真实。

甚至到后来，什么地方会卡壳，什么地方会有MSK，我都已经烂熟于胸，但还是不换，不离不弃。

画质差，不比DVD就不比吧，粗粝的影像还更像第一次看时的野性与峥嵘，那是少年时，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忘了那部片子的片名，只记得身着白衣长袖当空的女主角在里面说的那句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我会不会像赵咏华唱的那样，对这些片子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着你一起慢慢变老”？

